

慶賀我國自製高性能戰機 成功兼論外交

薛毓麒

(一) 自製高性能戰機重大喜慶

距今三星期前，也就是剛過去的七十七年十二月十日，是我國一個重大的喜慶日子。在那天，國人自力設計研製的第一架高性能空優戰鬥機全部完成，舉行命名典禮，李總統親自主持，命名為「經國號」，以追思感念蔣故總統當年所作自製高性能戰機的高瞻遠矚決定。李總統在致詞中說：這是國軍從事現代化努力的輝煌成就，特對國軍科技與工程人員五年又九個月鏗而不捨的辛勤研究，作出此項重大貢獻，表示感謝與慰勉。李總統並指出：「經國號」戰機的完成也代表了我國科技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我國海內外同胞欣聞此項喜訊，同深興奮慶賀。

我政府自播遷來台，在復興基地切實施行三民主義，致力政經建設，成果卓著。在政治上，實施民主憲政，維護自由法治，確保社會安定，完成全面開放性的自由民主政體，多元化的社會；在經濟上，也是逐步漸進，以三七五減租及土地改革為開始，發展農業生產，進而建立輕工業，促進對外貿易，開發重工業，創建高科技工業，我國不但已成爲貿易大國，也是新興重要工業國家之一。四十年來，我復興基地同胞，配合政府政策，團結一致，共同奮鬥，在建國大道上，建立了林林總總許多里程碑，成就非凡，下一個里程碑，路途不遠，其上大書：「開發國家」。

我國在三民主義下的建設，以民生爲重心，國家的政經發展，與國民生活互爲表裏。國家繁榮，國民富裕。在此次「經國號」戰機的命名典禮中，我國參謀總長郝伯村上將在致詞中，有一句意義深長的話，他說：「國防不是國防部的國防，而是全民的國防。」他並以自製優空戰機的成就，歸功於全民國防的支持與鼓舞。郝總長此言，也適用於我國其他各方面的建設成就；在發展過程中，全民支持，全民參與；在獲致成果時，全民共享，全民受益。我國自製戰機的成功，帶動高科技的發展，不僅大幅加強我國國力，且必使我國民已享有的高生活水準，更爲提昇。

(二) 國力與國際形勢影響外交

我國此項輝煌成就，也爲拓展外交的努力加強了基礎。外交受兩大因素的影響：其一是國家自身的力量，另一是國際形勢的演變。前者是主觀的因素，操之在我，爲外交運用的基本憑藉；後者是客觀的因素，操之於人，我難以控制，惟有妥爲配合適應，求利除弊。我國四十年來的外交，就是這兩項因素盈虛消長，相互影響的結果。

追憶我國自民國十六年國民政府成立以來，經十年建設，國力日見增長，國家富強統一可期；乃遭日本之忌，發動七七事變

，欲以武力一舉征服我國，引起我國對日抗戰。我國經八年苦戰，終於擊敗日本，但是損失慘重，國力耗損殆盡。中共乘此時機，在蘇俄支援之下，擴大內亂，以致大陸為中共所佔領。

中共於三十八年十月建立政權，立即引起我國外交上的挫折。在三十八年年底以前的三個月內，就有蘇俄等九個共產國家，以及緬甸、印度兩個亞洲國家，率先承認中共，並與我國斷交。接著三十九年四月底以前，又有巴基斯坦、印尼等五個亞洲國家及英國、荷蘭等七個歐洲國家採取同樣行動。因此我在七個月期間，喪失了二十三個國家。同時中共政權成立後，立即向聯合國要求「驅逐」我國代表，並容納中共入會，經蘇俄、阿爾巴尼亞、印度等國連年在聯合國依照中共要求，提出議案。這是我國外交陷入困境之始。

我政府於三十八年播遷來台後，以台澎金馬為復興基地，穩定大局，積極進行建設，逐步獲致成果，雖尚在初步發展階段，但已開始受到國際間的重視和友邦的同情支持。在中共方面，其政權成立不久，即於三十九年介入韓戰，出兵韓國，進行所謂「抗美援朝」，被聯合國譴責為侵略者。至於大陸內部，在共產統治下，進行「清算鬥爭」、「三反五反」、「土改下放」、「大鳴大放」、「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紅衛兵」等運動，不斷動亂，民不聊生，引起國際間的不滿和警惕。因此國際情勢漸趨對我有利。此項情勢自三十九年至五十九年持續了二十年。

在此二十年中，我在復興基地繼續政經建設，加強國力；同時在外交上運用此項有利形勢，積極展開活動，均有顯著成就。單就外交方面而言，我面對共產國家及親共國家連年在聯合國所提排除我國容納中共的議案，堅強應戰，奮鬥不懈，再接再厲，運用策略，並與友邦合作，連續擊敗此等議案，以維護我國代表權。同時在世界各地加強雙邊外交，不僅減緩各國相繼承認中共之趨勢，因此在二十年內僅有二十個國家承認中共，其中大部份原為親共國家；且我更積極開拓雙邊外交關係，在此二十年內，達成與三十九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如將自我政府播遷來台以迄於今合併計算，則我已與四十七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我在外交上有此成就，實有賴於政府及海內外同胞在復興基地之努力，使政經建設進步，國力加強；而我在外交上克服困難，獲致成果，亦有助於復興基地之安全發展及建設所需國際合作管道之維持。

及至民國五十九年，國際情勢丕變，我當時的國力，尚不足以抗禦其衝擊。蘇俄在史大林時代，助成中共在我大陸建立政權，中共感恩圖報，稱頌史大林為太陽為鋼，言聽計從，關係密切。史大林死後，赫魯曉夫繼任，中共漸萌爭奪共產集團領導權之念，以致與蘇俄關係，日見惡化；延至五十年代中，雙方發生嚴重衝突，形成敵對局面。值此之時，美國總統尼克森於民國五十八年就任，認為中俄間之敵對關係，正可加以利用，得其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之助，制訂聯中共以制蘇俄之計，此即俗稱「打中共牌」之策略。經季辛吉的秘密奔走，與中共達成建立關係的協議，雙方並宣佈尼克森定於民國六十一年訪問中共。美國為自由世界的領導國，其對華政策之此項重大改變，影響深遠，自不待言。其對我國外交上的第一個衝突，就是聯合國大會於六十年十月間通過了排除我國容納中共的決議，以致我國退出聯合國。隨之而來的衝突，是當時與我有邦交的六十一國，包括美國在內，大部份先後承認中共，與我斷交，而形成今日的外交困境。

以上事實為我國人所共知，茲追敘其大要，以說明我外交困境之造成，實係一因我國繼抗戰之後，大陸淪陷，國力大量耗損；二因在我國力尚未充分恢復之前，又遭國際形勢惡化之重大衝擊。

(三) 中共蓄意孤立我們態度未變

評論我國四十年來外交，不能忽略一項特殊因素，就是中共蓄意在國際間孤立我們的態度。任何國家與中共建交，中共必要求其同時與我斷交。此項態度迄無變更。去年烏拉圭承認中共，也不得不接受此項條件。所謂「雙重承認」等觀念，並無考慮餘地。

中共對聯合國所採態度更爲蠻橫。自民國三十八年起，蘇俄等國歷年依照中共要求，在聯合國提出排除我國容納中共的議案，直至五十九年，每年均被聯合國否決。其間亦有國家提出類似「雙重代表權」的意見，以爲折衷解決辦法，立即爲中共所拒斥。猶憶民國五十四年間，中共因聯合國久不接受其要求，竟公開譴罵聯合國，稱之爲「帝國主義的工具」，並誓言要整垮聯合國，「將帝國主義的一切傀儡」都要驅逐出去，另組「革命的聯合國」。當年印尼在蘇卡諾統治之下，迷信於中共路線，或因故受制於中共，願爲中共賣力，竟然響應中共的號召，不惜退出聯合國，以示與中共共同進退。所幸蘇卡諾政權不久被推翻，印尼與中共斷絕關係，重回聯合國。

假設當時任何國家有意在聯合國提出我與中共的「雙重代表權」議案，並假設此項議案獲得美國之支持與推動，竟得多數會員國投票贊成，在大會通過，衡以上述中共態度，中共極可能拒不接受，寧可不進聯合國，而聽由其席位虛設，使此項問題形成僵局，爲時稍久，聯合國在中共壓力之下，能否堅守立場，殊成疑問。

時至今日，中共在言詞上或已稍趨和緩，但在行動上並無稍改其態度之絲毫跡象。例如中共在亞洲開發銀行及在國際刑警組織中均堅持我須以地方政府代表之地位出席會議。去年五月我國參加亞銀年會，曾在會中一再對中共所持態度提出嚴正抗議，並強調我係以亞銀創始會員國的固有地位出席會議，不容更改。至於我現正籌備中重新參加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的計畫，中共也已公開表明其態度，揚言應俟中共先參加關稅總協定，然後由中共以主權國的地位，推薦我以「分離關稅領域政府」，亦即享有關稅自主的地方政府身分加入。惟今日我國國力日增，與當年退出聯合國時，不可同日而語，在經貿方面之實力，尤爲強大，而關稅總協定又爲經貿方面之專門國際組織，我參加與否，必爲各締約國所重視，我如何運用國力，促進我國家利益，自我政府審慎計議之中。

(四) 復興基地繁榮富足開創外交新境

今天的國際形勢，亦與當年我退出聯合國時，大不相同。蘇俄在戈巴契夫領導之下，已領悟共產制度之前途無望，欲解決蘇俄的經濟困難，建立繁榮社會，非引進自由經濟制度的方法不可，現正循此方向前進。其他共產國家亦有同樣領悟，亟圖革新。因此蘇俄在國際間亦改弦更張，同意裁減軍備，中止其在國外之軍事行動，消除其過去所支援的地區性衝突，而以節餘經費用於經濟建設。於是蘇俄與美國間多年來的對立狀態，逐漸緩和，馴至有化干戈爲玉帛的可能。同時中俄共間的衝突，亦正在化解之中。美國當年「打中共牌」的需要，現已大爲降低，且將來更可能無「中共牌」可打。此等國際形勢的改變，對我自屬有利。

值此之時，我國自製「經國號」高性能戰機完成，象徵我高科技工業的發展，我國家實力的大幅成長，實有重大意義，無論

在我對外關係上及在海峽兩岸關係上，均將有可觀的影響。在對外關係上，我國國際地位必將繼續提高，當年承認中共棄我而去的各國，近年來因我建設發展逐步成功，本已紛紛先後與我建立實質關係，將來此種關係，必更見增加擴大，且有提高層次的可能。在海峽兩岸關係上，大陸同胞對復興基地近年來的顯著建設成就，早有所知，久已嚮往；最近更因兩岸同胞來往頻繁，便於比較，印象更深。大陸面積廣大，人口衆多，資源豐富，但今天的平均國民所得，不過三百五十美元，而復興基地的國民所得，已達六千美元以上，乃為大陸的十八倍。所以然者，並非大陸缺乏人才，也非大陸同胞才能不足，實因實施共產制度之故。中共當局亦已漸悟其過去之非，有意革新，並已提出「經濟學台灣」的口號；但因受「四個堅持」及內部派系分歧之掣肘，迄無績效。大陸同胞對中共革新的要求，日見迫切，今後因我政經建設的輝煌成就，此項要求必更為強烈。大陸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在去年十一月間接受記者訪問時曾說：「中國大陸的前途，不能只靠共產黨，而是要靠全體老百姓當家作主。如果一般人能覺悟，勇於表示意見，提出主張，迫使當局非改革不可，國家才有前途。」又最近來台訪問的大陸留美學人吳牟人也曾對記者說：「對共產黨來說，台灣對大陸施加壓力，比其他任何政權的影響力都大，台灣的成就，將是大陸民主的催化劑。」這兩位學人說出了大陸同胞的心聲，也顯出了中國前途的趨向。復興基地高科技發展，國家實力加強，社會繁榮富足，政治民主自由，正是對中共的巨大壓力。

我在復興基地的同胞，在已有的深厚基礎上，再努力，再奮鬥，必能使中華民國成為開發國家。開發國家的重要標準之一是國民的高所得，須在七千五百美元以上，我國現行國民平均所得，已極接近，相信不久即可趕上。此外還有其他標準，舉其重要者而言，一為強大的生產力和生產技術，發明新產品，自製高品質產品。另一為雄厚的資本，除我國自身需要外，並有餘力提供國際社會，助其共同開發。在這兩方面，我國或許還略有距離，但也只須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必可達成。

在去年一年中，我國同胞曾熱烈討論當前外交形勢，集中注意於如何創新突破之道。經一年的討論，獲得一項共識，那就是運用靈活的彈性外交，這確是拓展外交的一項良策。事實上我政府在此方面已經實施，並已獲致成果。如美國、日本及其他重要國家，於承認中共並與我斷交之後，我並未拘泥於傳統觀念，而均與之建立實質關係，互設代表機構，彼此往來訪問，繼續密切合作，除因格於中共的態度，不能建立形式上的邦交，稍受不便外，此項實質關係與外交關係並無重大差別。又如我政府去年不顧中共的態度，決定重返亞洲開發銀行年會，並在會中宣佈設置數逾十億美元的「海外經濟合作發展基金」，以協助促進開發中國的經濟發展，受到與會各國的重視和歡迎。凡此皆是行之有效的彈性外交實例。將來遇有類似機會時，我國自必繼續運用。

解除外交困境的基本之道，仍在於國力的繼續加強。我一旦成為開發國家，復興基地光芒萬丈，照耀大陸，對大陸同胞產生無可抵抗的吸引力。那時中共如仍不放棄「四個堅持」，亦將受大陸同胞的巨大壓力而終於放棄。然後台海兩岸同胞攜手合作完成統一大業。那時外交困境消除，海闊天空，運用自如，我國亦必恢復在國際社會中的主要地位。（按：文中小標題為編者所加）